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国企老总

罗泰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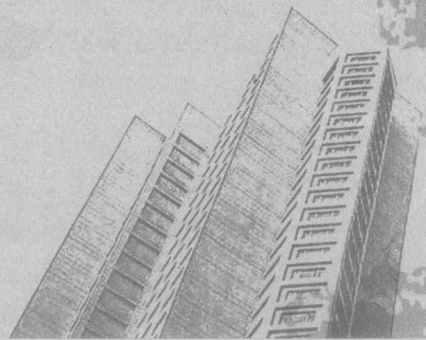
——
国企人必读的职场小说
全面升级国企职场智慧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国企老总

吴家琪◎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企老总 / 罗泰琪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200 - 07827 - 5

I. 国…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843 号

国企老总

GUOQI LAOZONG

罗泰琪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京 北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9.75 印张 294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827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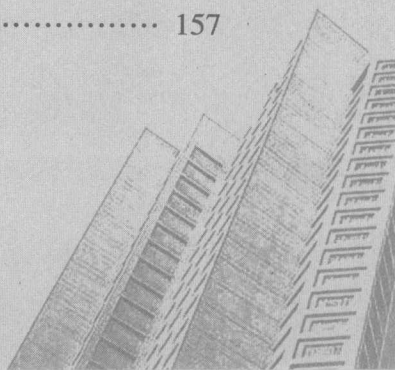
I · 1067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录

1. 南山幽会	1
2. 三人竞选老总	9
3. 拉选票	19
4. 审查工程结算	29
5. 又见老情人	39
6. 要抓偷鸡贼	50
7. 三个副书记	59
8. 老总推荐会	70
9. 兄弟爱上嫂嫂	79
10. 分包工程规矩多	92
11. 四老板把隧道打弯了	100
12. 糊涂老爷不糊涂	113
13. 我要办他一个忤逆	129
14. 神奇的记忆力	138
15. 箩筐事件	146
16. 以毒解毒的大智慧	157



17. 抢先腐蚀	172
18. 酒桌上的机密	181
19. 一封举报信	192
20. 调查潜规则	199
21. 得罪了财神爷	211
22. 以潜对潜	218
23. 哪个说我要嫁给他	225
24. 神秘人物	234
25. 找情人累	242
26. 情人有了情人	252
27. 你是挖我的墙脚啊	258
28. 新老总上任	262
29. 现场捉奸	271
30. 照片风波	282
31. 神秘聚会	289
32. 老千	297
尾声 黎明前的黑暗	304

1. 南山幽会

星期一的早上，张成贵开着一辆八成新的黑色奥迪轿车，沐浴着春天灿烂的朝霞，从长江北岸家里出发，跨过雄伟的长江大桥，沿着闹市繁华的街道，顺着滚滚车流，来到公司上班。

他把车开进公司大院，懒得进车库，在院子中间就停车熄火拉手刹，放下安全带，开门出来。

驾驶员小刘已站在车边，笑嘻嘻地说：“张总早！”

张成贵点点头，说：“昨天前天跑了长途。你去洗一下车，加点油。另外，方向好像有点左偏，去厂里调调。”

小刘边说好边钻进奥迪车，把车开走了。

奥迪车是公司的，专职驾驶员是小刘，可除了出门谈公务，张成贵喜欢自己开，就是到工地或基层单位检查工作，他也爱自己开车，还每天把车开回家，图的是既机密又方便。这两天，他开车带老婆孩子去了三百公里外的鸡鸣山高山草原风景区。

公司大楼有三千多平方米，高高的七层楼，镶嵌着暗红色的钢砖，不算豪华，也不寒酸。

张成贵走进自己四楼的办公室。

清洁工早已做好清洁，烧好开水，泡好茶，还把门窗都打开透气，关了一夜，空气不好。

张成贵放下提包，来不及喝早茶，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找陈艳艳。

陈艳艳是公司的经营科长，办公室在三楼，可人还没有到，打她手机回话说：“打我的考勤啊？我在路上，马上到！”

张成贵听那声音嗲声嗲气的，像是在床上，就笑嘻嘻地说：“还在

床上打滚啊？快点到我办公室来。”

陈艳艳住的是公司老宿舍，是她爸爸十年前分的，也在江北，离公司还远。

电话那头的女人一笑，说：“张总，一早就想我啊？”

“想死你了！快来啊，找你有重要的事！”

放下电话，张成贵心里烦，什么都不想干，便不停地抽硬壳中华香烟，尽管老板桌上堆了不少要他签字的公文。他确实有事。昨晚，建设局周局长的秘书赵春柳在电话里告诉他，局里对他们公司新老总的产生有了个初步的意见，就是先由公司中层干部民主推荐，看看民意再说。他急着找陈艳艳来就是商量对策。

张成贵今年四十五岁，中等个头，身体微微有些发胖。二十年前他初次见丈母娘时，因为自己是个工人，家里也穷，有些自卑，就不停地笑，让人看不见自己慌张的眼神。

丈母娘见多识广，一眼就相中了他。等他前脚一走，丈母娘就对女儿说：“这个胖娃鬼聪明！我给他批十个字：胖娃胖乎乎，年年往上冲。就是他了！”

二十年过去了，丈母娘的十字箴言完全兑了现，让丈母娘一家老老少少都沾了光。原来，张成贵只在建筑工地当了两年出渣工，就入了党，提了干。他先是当排长，“文革”时期建筑公司的编制军队化，排长相当于大组长；后当连长，相当于队长；四年前，竟当上了公司副总经理，而且还有希望坐老总那把交椅，不是年年往上冲，是哪样？

这家公司名叫巴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公司说大不大，虽说是国家建设总承包一级，下面有二级、三级、四级，可上面还有特级，那些财大气粗的中字号；说小不小，一年产值两亿多，正式职工两千多。

张成贵当上副总后，丈母娘得意地对女儿说：“成贵这家伙！我给他批八个字：面带官相，心中嘹亮。”

张成贵的丈母娘那时七十岁，没有文化，却能说会道。照她老人家的解释是，我看人从不走眼，一看一个准，说他穷就叮当响，说他富就直流油。这次她又说准了，张成贵心中确实嘹亮，想的是当公司的老总。照他的想法，很简单，上一任老总走了，就该我上，我不上，还有

谁能上？

要调走的老总叫王望，一个大胖子，不到五十岁，干了七年一把手，上任时身体健康，离任时全身是病，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啊不说，单是肝脏化验单上就是三把叉，弄得他一天到晚中药瓶子不离身，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有一次，巴州市建设局在望月山风景区开会，晚上打麻将，打着打着，王望说要方便，一去就不回了。周局长上卫生间，顺便去房间找他，见他正在喝什么，一问，好家伙，喝中药，每天要喝三大瓶。周局长心痛了，同意调他去局里的事业单位大桥管理处当处长，管收过桥费。

巴州市大桥管理处管着全市五座大桥收费，一年收入几个亿，处长自然成了财神爷，连银行行长都追着请他泡澡吃饭拉存款。王望算是脱离苦海了。

怎么说是脱离苦海呢？因为国企老总不好当，困难国企的老总更不好当。巴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就是全市五十八家特困国企之一。国企老总的困难，一是家底穷，没有钱，月月都为发工资发愁；二是头上戴了顶国企的大帽子，不敢乱来，接工程就困难，做半年耍半年是常事；三是职工多，都是主人翁，没事闹事，有事不做事；四是计划经济老体制，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老总也只比工人多拿一百块钱；五是婆婆多，上级要管，建设甲方、监理方、设计方也要管，当丫头的命。拿王望的话说，我这是当球老板！

话这样说没错，只是还有一面没有说，那就是好处，谁都明白。这不，王望要调走的风声刚透漏出来，巴州市建设工程公司上上下下就来劲了。最来劲的是最有希望扶正的三个副总经理。一个是搞施工的张成贵，一个是行政出身的李金龙，一个是技术权威黄青松。跟在这三个人后面有三群人，都是公司的中层干部，是他们的吹鼓手，为他们摇旗呐喊。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部“三国演义”。

张成贵得到即将调离的老总王望的暗中支持，好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天时。黄青松是教授级高工，国家级专家，公司的技术权

威，工程施工他说了算，又得到党委书记彭解放的支持，好比孙权，占了地利。李金龙外号老革命，资格比张成贵和黄青松老，是张成贵的人党介绍人，提副总的的时间比他俩都早，人缘又好，好比刘备，占了人和。

三个人，三股力量，三足鼎立，有戏。

张成贵连抽了三支烟，心烦，灵机一动，打电话给驾驶员小刘：“我有急事出去，快把车开回来。这就对了，车不洗，你缴罚款啊？油给我加满！还进啥厂？偏左怕个屁！老子不晓得盘子甩右点啊。哈哈，笨蛋！”

他又打电话给陈艳艳：“艳艳，起床没有？你不用急了，我来接你。出来到‘老巴州’，我在那儿等你。我不催你，免得你把内裤穿反了，哈哈！”

陈艳艳在电话里笑得开花开朵，说：“催命鬼，我今天挂空挡要不要得？”

张成贵眼睛笑成一条缝，回答：“这就对了，省油！”

这二人长期在建筑单位，久经锻炼，嘴巴厉害。

张成贵跟老总王望打了个招呼，说是看大隧道工地，开车跑了。

巴州是个特大城市，全国排位前十，西部排位一二。这座城市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座山城。山在城中，城在山里。全国有名的城市专家说，这是个挺立的城市。巴州有山有水，长江、嘉陵江蜿蜒其间。专家又有说词了，这是个站在水边的城市。

张成贵驾车行进在滚滚车流中，驶过无数的高楼大厦，来到“老巴州”。“老巴州”是个百年老店，经营牛肉系列，最霸道的是牛肉汤，加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文火炖二十个小时，肉入口即化，汤黏而不腻，是巴州最具特色的传统佳肴之一。

张成贵没等一会儿，陈艳艳扭着水蛇腰走过来，钻进小车。

这个女人三十五岁，一米六三的个头，身材丰满，皮肤白里透红，水灵灵的大眼睛，厚而性感的嘴唇，一颦一笑皆万种风情。

有一次，她陪当空姐的女伴儿参加民航的春节舞会。男士们遇上如云美女，心慌发痒，借口评舞皇后，一一评品，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谁也不服谁。这时，陈艳艳上场跳水兵舞，舞姿优美，动作潇洒，短裙飞舞，大腿半露，节奏起伏，双峰颤抖，引得仁者智者一片掌声一片好。陈艳艳全票当选舞皇后。空姐们愤愤不平，小嘴吐花：“啊呸！有眼无珠！”

张成贵戴着墨镜开车，熟练地左脚踩离合，右手加挡，右脚踩油门。奥迪车载着张成贵和陈艳艳缓缓驶去。

“张总，我们不喝‘老巴州’牛肉汤了吗？”副驾座上的陈艳艳扭头问。

“我看你是饿死鬼投身！”张成贵乜了她一眼回答，“小姐，现在才十点钟。”

“那有些人可惜了！”陈艳艳认真地说，“老巴州的牛鞭汤吃脱了，又要喊不行了！”

“你懂个屁！”张成贵回过神来说，“牛鞭汤过时了，现在兴喝百鞭汤。”

“哇！好耍！都是些啥鞭？”

“你也有不晓得的？哥哥教你：猪牛羊，狗猫鼠，鸡鸭鹅，狮豹虎……”

“慢点，慢点！你以为我姓陈就是陈焕生进城啊。鸡鸭鹅有啥子鞭？”

哈哈哈，张成贵一阵乱笑。

奥迪车在高速公路上东倒西歪。后面的车冲上来，司机吼道：“龟儿子开的啥子车！”

陈艳艳跟张成贵出去玩儿，从不问去哪里，也不问怎么玩儿。他把车开到哪里就是哪里，他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因为他是玩家，是要娃，东南西北中，吃喝玩乐泡，无一不知，无一不懂。因为不管到哪里，不管怎么玩儿，一切费用都是他的，有什么好问的？白吃白喝白享受，问多了，讨嫌。因为他把发票拿回去甩给财务科长，这还不是吃公司，不吃白不吃！

这就是陈艳艳讨人喜欢的地方，懂事。

公司有两个漂亮女人起了嫉妒心，跑到卫生间咬耳朵。一个狼眉狠

眼地说：“她再转上天，也只是公共厕所！”一个酸溜溜地说：“我们不是做不来，是不屑于这样做！”

陈艳艳听了，不急不躁，淡淡一笑，说：“有贼心，没贼胆！”

奥迪车沿内环高速直上南山。

南山位于长江南岸，与巴州主城隔江相望，海拔五百多米，面积四百多公顷，山峦起伏挺拔，松柏郁郁葱葱，百花四季盛开，空气清新宜人，是巴州十二景之一。

张成贵带陈艳艳住进湖滨山庄。这个山庄的五十栋别墅沿蜿蜒的湖岸边散散地展开，掩藏在茂林修竹间。张成贵是这儿的常客，办有贵宾卡，来这里轻车熟路，犹如回家。他要了桂园的三号楼，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要了二层的一个套间，又点了午餐，也没征求陈艳艳的意见。两人在别墅四处溜了一圈，便回套间吃午饭。

吃完饭，陈艳艳问：“张哥，汤要来了吧？”

“啥子汤？”

“装怪！啥子猪牛羊、狗猫鼠、鸡鸭鹅、狮豹虎……”

张成贵懂了，这女人在调情，就伸手搂着她的细腰，笑着说：“宝贝，晚餐已经定了百鞭汤。百鞭汤厉害啊。到时候，嘿嘿！你打饶命拳我也不出来。”

“有这么凶？那我也要喝百鞭汤。到时候，嘿嘿！不准你出来！”

二人哈哈大笑。

张成贵与陈艳艳亲热一番后，把她推开，让她去泡两杯茶，说有正事。

这正事就是推荐公司新老总。

张成贵文化不高，“文革”开始时，读小学五年级，算是他的原始最高学历。后来初中毕业到单位双补高中，党校函授大专，都是假打，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越学越乱，只知秦，不知魏晋，自嘲是杂家。因此，他对文化高的人有反感，总觉得他们那一套道道是故弄玄虚，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反感之余，他常感自卑，也就悄悄努力，囫圇吞枣、鹦鹉学舌，乱七八糟地装了一肚子，成了什锦杂烩。“吃饱”之后，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悠然生出自知之明，觉得自己不如副总黄

青松有学问、有技术，不如副总李金龙有资历、有人缘，甚至不如经营科长陈艳艳八面玲珑、潇洒漂亮。所以他认为，这次推荐新老总，为什么要开推荐会？就是因为他的优势不足以独大。

他喝了两口茶，对陈艳艳说：“你帮我算算，我在推荐会上能得到多少票？”

“全公司中层干部有三十八个，对不对？”陈艳艳道：“我默算了一下，起码要有十三票才行。你和黄青松、李金龙三人分三十八票，要势均力敌，必须要有十三票！”

“十三票只是起码票。有没有十三票还成问题。”

“十三票有希望。我背给你听：我就不说了，有办公室主任潘毅力、材料科科长姚远、副总会计师老秋、一处主任石惊天、二处主任雷波、督察室主任刘能、三处副主任林海、监察室主任雷雨。这就是九票了，还差四票。”陈艳艳柳眉直皱。

“这九票十拿九稳，你不用说了，关键是差的四票在哪里？”

二人陷入沉默。其实二人都明白，张成贵的人缘并不太好，因为他从工人一路爬上来，除了吃苦耐劳之外，文化技术不够，同事交往不广，靠的是在政治上积极进步，也就免不了给领导汇报这、汇报那，打个小报告。被小报告打痛了的人有意见了，碰在一起发牢骚，说他装怪。不过，张成贵也不是孤家寡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得过他的好处，拥护他的人也不少。二人也晓得，李金龙资格老，排队也该轮到他上；黄青松一身正气，又是技术专家，群众关系好，党委也支持，确实有优势。

张成贵皱着眉头说：“我们都想想再说。我的想法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推荐会之前，把他们招来聚一聚，让大家来做工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你看？”

陈艳艳不像那种愁女人，除了会跟男人调情，说起正事是一问三不知，而是正事歪事都能说几句的，所以张成贵有麻烦还得问她。她也懂事，不问不说，好强男人讨厌女人出风头。有问必答，莫让男人小看自己。

她扬眉一笑，回答：“这个主意好！请大家喝酒。这南山上有家烤

羊店，味道好得很！”

“还有呢？”

“这桌酒，我来请。”陈艳艳说，“你那些话，我来说。出头乌龟，我来做，看哪个敢把我的头咬了？”

张成贵开怀大笑，一把抱住这女人亲，一边对她耳语……

女人倒在男人怀里直扭，喃喃自语：“死坏！死坏！”

2. 三人竞选老总

巴州市建设局是个大局，既管城市建设，又管市政设施维护，还负责城管。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格局的复辟，因为刚解放时就是这个格局，后来一分为三，分别成立城建局、市政局和城管局，现在又合三为一了，叫建设局。所以建设局大，局机关有二百多人，下属一级法人单位有五十个，单是局领导就有十二个，全市瞩目，人称一桌半。局长叫周易。市里开干部大会，周局长的好友就爱问他：“老周，你那一桌半来齐没有？”

周易今年五十五岁，北方人，大块头，城建专业的老大学生。“文革”前分配到巴州，找了个漂亮的巴州妹妹做老婆，两个孩子都在巴州工作，算是巴州人了，就是口音难改，普通话夹杂着巴州话，闹了不少玩笑。

有一次，春节联欢请他唱歌。他唱《打靶歌》，第一句是“日落西山红霞飞”，他发不出日字，就唱“儿落西山红霞飞”，乐得大家哄堂大笑。

周局长在市建设工程公司新老总人选上特别谨慎，因为当选者喊你万岁，落选者就要给你糊黄泥巴。想了想，他把市建设工程公司老总王望和党委书记彭解放叫到局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党委书记彭解放五十来岁，初中学历，中等个头，身体不太好，脸黄唇红，中气不足。他一工作就在市建设工程公司，经历与张成贵相同，先是出渣工，后因表现好，入党提干。不同的是，他干的是政工，从政工干事、支部书记、组织科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一路走来，峥嵘二十年，媳妇熬成婆，比同时进公司的张成贵先成正果。

他和张成贵曾长期搭档，一个党支部书记，一个工程处主任。

有一次，公司有名的大脑壳喝酒闹事，跑到工程处来找领导，说是家里饭锅儿吊起当锣打了，非要申请困难补助不可！不补助就拉领导跳河。

这是彭书记的事。他给他解释，生活困难不是不可以申请补助，但公司有规定，先找工会后找行政，你没有工会的意见，不行，得先找工会。

大脑壳是个小学也没有毕业的文盲大爷，才不管你这一套，听到不行两个字就黑脸闹开了：“老子认不得哪个是工会，只认得钱！今天拿不拿？不拿老子拉你跳河！”

彭解放再三解释无用，就听他骂，一听就是一个钟头。

张成贵听说了，从工地跑回来，一把抓住大脑壳的衣领，说：“杂皮！再骂老子弄你！信不信？”

大脑壳不信邪，颈子一昂，恶狠狠地说：“老子不信！爬开点！”

张成贵两眼一眯，话落手起，一巴掌扇过去，只听一声脆响，大脑壳脸上就是五个红拇指印。

大脑壳没想到张成贵来这一手，被一巴掌打得连连后退。他甩甩脑壳，拖起板凳冲上去要打张成贵。众人忙拉住他，连哄带劝带拉，把他架走。

他扭头伸长脖子吼：“杂皮！老子要弄你！”

话是这样说，可从这天起，却再没见大脑壳来了。

有人说，还是张成贵霸道，这叫以毒攻毒。彭解放不赞成这种做法。彭解放晓得，张成贵这种霸道作风，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也就一直给他提意见，但他不听。有一次在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上，彭解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说，认为自己的工人，虽说有些缺点，遇到问题也不够冷静，但还是要多关心，多做思想工作，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张成贵的想法不同，工地上的人，认人不认理，谁横谁大哥，谁讲理谁虾爬，彭解放这么做就是个虾爬，大家都瞧不起他，就对了。

两人就这么较上劲了。第一场，彭解放赢，成了公司正职领导。张

成贵不服气，也要当正职和他平起平坐。

建设局小会议室摆放着几组乳白色的真皮沙发，铺着金黄色的地毯，挂着浅绿色的窗帘，显得十分安谧而温馨。这是局领导专用的，不对外，也不对内，让第一次光顾的王望和彭解放忐忑不安，一脸肃气。

周局长很重视这次谈话，除专门安排这个保密性很好的地方外，还把在家的三位局领导和组织处曾处长请来一起听。他这样做，是要体现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先民主，后集中，最后拍板的还是他，没有必要先发制人。在这一点上，他不欣赏张成贵的先发制人，咄咄逼人。

“今天请二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公司新总经理人选的意见。”周局长说：“王望同志调大桥管理处，要快去，那边唱空城计了。你也别急，站好最后一班岗，推荐好接班人。告诉你啊，接班人不出炉，你就得候着，就得出以公心，认真推荐，不能光让我们着急。彭解放同志作为党委书记，责无旁贷，而且你得更认真，选的是你的搭档。总之，你们要推一个让我睡得着觉的人出来，不然我这失眠症是好不了了。拜托了啊！”

周局长说到这儿，掉头对三位局领导说：“今天，我们在家的四位领导和组织处曾处长主要听他们的。我们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好不好？”

周局长一番开场白，轻言细语，就给基层领导和局领导定了调。一个是认真推荐，要讲公心，要讲党性；一个是只听不表态，天机不可泄露。

周易在官场上干了三十年，从科员干起，主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到局长，局长也干了七八年了。

周易这个人，往好里说是聪明能干，办事稳妥，为人厚道，从不好的方面说，是圆滑世故，瞻前顾后，投机取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大家说得都对，这就是他的两面性。

周易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位，把世上的人和事差不多算是看透了，也就没有自己了。社会需要哪种人，上级需要哪种人，他就变成哪种人。只是在夜半三更一人独处时，自己还会钻出来跟自己说几句话。

市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王望是周局长的老下级，听了他的开场白，

就明白了一半，就是说，局里的意思，是要选一个能控制局面的人，就顺着这个思路，说：“我们在基层有很多局限，看得不准，只是提一点供领导参考的建议。公司三个副总张成贵、黄青松和李金龙都有提为总经理的条件，只是性格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做人做事就不同，最后的效果也就不同。问题是我们公司现在急需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推选能够造成这个效果的人。”

王望是政工出身，参加工作时是石工，在采石队打了一年石头，因为家庭出身好，表现好，就脱产当采石队的干事兼团支部书记，很快入了党，被提拔为队党支部副书记，走上政工之路。

他最关键的一步是非常幸运地成为市党校青干班的学员。市委组织部很重视这批青年党员基层干部，让他们正规脱产学了一年。他原来的文化是初中，经过一年全脱产学习，取得大专学历，学到了不少知识。

毕业后，他被提拔为公司党委副书记，两年后，升为书记。七年前，前任总经理退休，他转任总经理。这七年，他这个政工转业搞行政的干部，一方面发挥政工优势，团结和带领班子成员讲政治、树正风；一方面努力学习企业管理知识，努力熟悉工程施工，虽说成绩不大，但问题也不多，算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好比贤惠人家过日子，紧是紧一点，饭还是有得吃的。

周局长听了，说：“这样思考对。那你说说，公司急需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公司最急需的是打开市场，占领市场。”王望接着说，“公司这几年完成的产值一直在两个亿左右徘徊，增长率为零，在全局系统排老么。当然，责任在我，是我缺乏开拓精神，但这也是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原因。现在的情况是僧多粥少，吃不上挨饿，饿死该着。我这不是为自己开脱，因为竞争激烈还好，建筑市场混乱，违规现象严重，让我们国企怎么接工程？我们总不能像民营企业那样乱来吧！所以，谁能大刀阔斧地开拓市场，谁能把工程接来，谁能把公司的产值搞上去，谁就最有资格当老总。否则，任务年年下滑，大半职工下岗，公司没有钱发工资，只有死路一条。”

平心而论，王望这话有失偏颇，顾及一点，不及其余，因为老总是